

黃春明
作品集
02

光子的玩偶





黃春明

對土地的濃厚情感，使黃春明在勾勒社會問題時，不只有悲苦的一面，他筆下的人物往往在陷入命運困境之際，仍不忘展開笑容，讀之令人既悲且喜，亦能感受到人性的溫暖，那可以說是土地賦予黃春明的力量。

〈兒子的大玩偶〉裡的坤樹，爲了生計裝扮成廣告人，在街頭四處遊走，慣看父親小丑面目的孩子，有天看到父親未上妝的臉龐時，竟認不得而嚎啕大哭，無奈的父親只好取出粉塊，在臉上慢慢地塗抹起來……人生的荒謬與哀傷，莫甚乎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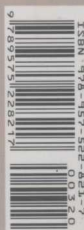
黃春明的筆，也披露臺灣在美日兩國經濟殖民下之社會圖像，如〈蘋果的滋味〉裡，受傷的工人阿發，受洋人餽贈，竟忘記自己失去了一條腿的悲哀，如此的反差與卑微，怎不叫人揪心。〈我愛瑪莉〉、〈小琪的那頂帽子〉則描述來自農村的小人物，爲了在工商社會求生存，得忍受美日的經濟文化殖民，扭曲自我，在矛盾中掙扎的處境。

黃春明，臺灣宜蘭人。曾任小學教師、記者、廣告企劃、導演等職。近年除仍專事寫作，更致力於歌仔戲及兒童劇的編導。曾獲吳三連文學獎、國家文藝獎、時報文學獎、東元獎及噶瑪蘭獎等。現爲《九彎十八拐》雜誌發行人、黃大魚兒童劇團團長。著有小說《看海的日子》、《兒子的大玩偶》、《莎喲娜啦·再見》、《放生》、《沒有時刻的月》等；散文《等待一朵花的名字》、《九彎十八》、《大便老師》；童話繪本《小駝背》、《我是貓》、《短鼻象》、《愛吃糖的皇帝》、《小麻雀·稻草》等，還有一本關懷幼兒成長的童話小說《毛毛》。



01458693

兒子的大玩偶



封面題字——蘭陽牧 封面繪圖——黃春明 作者照片由黃大魚兒童劇團提供

謹將特別文庫小說《華人龍作》現已中文創作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兒子的大玩偶／黃春明著 --
初版 -- 臺北市：聯合文學，2009.05
264面：14.8×21公分 --
(聯合文叢 441；黃春明作品集2)

ISBN 978-957-522-821-7 (精裝)

857.63

98004319

聯合文叢◎黃春明作品集② 441

兒子的大玩偶

作 者／黃春明

發行人／張寶琴

叢書副總編輯／杜晴惠

視 覺 總 監／周玉卿

專 案 編 輯／張晶惠 蔡佩錦 李香儀 陳維信

美 術 編 輯／戴榮芝 林佳瑩

特 約 美 編／曾綺惠

封 面 題 字／董陽孜

封 面 斷 畫／黃春明

篇章頁視覺／黃國珍

協 力 編 輯／李幸娟 梁竣瑾

校 對／梁竣瑾 陳維信 李香儀 蔡佩錦

法 律 顧 問／理律法律事務所

陳長文律師、蔣大中律師

出 版 者／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地 址／110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

電 話／(02) 27666759・27634300轉5107

傳 真／(02) 27491208 (編輯部)、27567914 (業務部)

郵 撥 帳 號／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

登 記 證／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

網 址／<http://unitas.udngroup.com.tw>

E-mail: unitas@udngroup.com

印 刷 廠／鴻霖印刷傳媒股份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／聯合發行股份有限公司

地 址／231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

電 話／(02) 29178022

版權所有・翻版必究

出 版 日 期／2009年5月 初版

2009年5月15日 初版三刷

定 價／320元

copyright © 2009 by Chun-ming Huang

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Printed in Taiwan

黄春明作品集

02



黃春明作品集 2

聯合文叢

441

兒子的大玩偶

● 黃春明／著



006 總序 聽者有意

009 兒子的大玩偶 ②

039 蘋果的滋味 ②

071 小琪的那頂帽子 ③

109 我愛瑪莉 ②

171 甘庚伯的黃昏 ②

195 玩火

203 兩萬年的歷史

213 鮮紅蝦

245 把瓶子升上去✓

255 清道夫的孩子

總序

聽者有意

黃志明

為自己的小說集寫一篇序文，本來就是一件不怎麼困難的事，也是禮所當然。然而，對我而言，曾經很認真地寫過一些小說，後來寫寫停停，有一段時間，一停就是十多年。現在又要為我的舊小說集，換了出版社另寫一篇序文，這好像已經失去新產品可以打廣告的條件了，寫什麼好呢？

在各種不同的場合，經常有一些看來很陌生，但又很親切的人，一遇見我的時候，親和地沒幾分把握地問：「你是……？」我不好意思地笑笑，他也笑著接著說：「我是看你的小說長大的。」我不知道他們以前有沒有認錯人過，我遇到的人，都是那麼笑容可掬的，有些還找我拍一張照片。我已經七十有五的老人了，看他們稍年輕一些的人，想想自己，如果他們當時看的是〈鑼〉、〈看海的日子〉、〈溺死一隻老貓〉，或是〈莎啞娜啦·再見〉、〈蘋果的滋味〉等等之類，被人歸類為鄉土小說的那一些的話，那已是三、四十年前了，算一算也差不多，我真的是老了。但是又有些不服氣，我還一直在工

作，只是在做一些和小說不一樣的工作罷了。這突然讓我想起么兒國峻，他念初中的時候，有一天我不知為什麼事嘆氣，說自己老了。他聽了之後跟我開玩笑地問我說：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這一句話用閩南語怎麼講。我想了一下，用很標準的閩南讀音唸了一遍。他說不對，他用閩話的語音說了他的意思，他說：「老是老還有人比我更老。」他叫我不要嘆老。現在想起來，這樣的玩笑話，還可以拿來自我安慰一下。可是，我偏偏被罩在「說者無心，聽者有意」這句俗諺的魔咒裡。

當讀者純粹地為了他的支持和鼓勵說：「我是讀你的小說長大的」這句話，因為接受的不是我，別人不會知道我的感受。高興那是一定的，但是那種感覺是錐入心裡而變化，特別是在我停筆不寫小說已久的現在，聽到這樣的善意招呼，我除了難堪還是難堪。這在死愛面子的我，就怕怕打針的人，針筒還在護士手裡懸在半空，他就哀叫。那樣的話，就變成我的自問：怎麼不寫小說了？江郎才盡？這我不承認，我確實還有上打以上的題材的好小說可以寫。在四十年前就預告過一篇《龍眼的季節》。每一年朋友，或是家人，當他們吃起龍眼的时候就糗我，更可惡的是國峻，有一次他告訴我，說我的「龍眼的季節」這個題目應該改一改。問他怎麼改。他說改為「等待龍眼的季節」。你說可惡不可惡。另外還有一篇長篇，題目「夕陽卡在那山頭」，這一篇也寫四、五十張稿紙，結果擱在書架上的檔案夾，也有十多年了，國峻又笑我亂取題目。「看！卡住了

吧。」要不是他人已經走了，真想打他幾下屁股。

我被譽為老頑童是有原因的，我除喜歡小說，也愛畫圖，還有音樂，這一、二十年來愛死了戲劇，特別把兒童劇的工作，當作使命在搞。為什麼不？我們目前臺灣的兒童素養教材與活動在哪裡？有的話質在哪裡？小孩子的歌曲、戲劇、電影、讀物在哪裡？還有，有的話，有幾個小孩子的家庭付得起欣賞的費用？我一直認為臺灣的未來就在目前的小孩子，因為看不出目前的環境，真正對小孩子成長關心，所以令我焦慮，我雖然只有棉薄之力，也只好全力以赴。這些年來，我在戲劇上，包括改良的歌仔戲和話劇，所留下來的文字，不下五、六十萬字。因而就將小說擱在一旁了。

這次一起出八本集子，舊有的四本小說集和一本散文集子，新出的另外三本是這幾年來，忙中抽空寫的零星幾篇小說，還有以前沒收錄的小說，加上一些散文，其中寫作時間較密集的方塊專欄；它們是《九彎十八拐》、《沒有時刻的月臺》和《大便老師》。

非常感謝那一些看我小說長大的朋友，謝謝聯合文學的同仁，沒有他們逼我，我要出書恐怕遙遙無期。我已被逼回來面對小說創作了。

兒子的大玩偶

〇二

黃春明作品集

在外國有一種活兒，他們把它叫做「Sandwich-man」。小鎮上，有一天突然也出現了這種活兒。但是在此地卻找不到一個專有的名詞，也沒有人知道這活兒應該叫什麼。經過一段時日，不知道哪一個人先叫起的，叫這活兒做「廣告的」。等到有人發覺這活兒已經有了名字的時候，小鎮裡大大小小的都管它叫「廣告的」了。甚至於，連手抱的小孩，一聽到母親的哄騙說：「看哪！廣告的來了！」馬上就停止吵鬧，而舉頭東張西望。

一團火球在頭頂上滾動著緊隨每一個人，逼得叫人不住發汗。一身從頭到腳都很怪異的、仿十九世紀歐洲軍官模樣打扮的坤樹，實在難熬這種熱天。除了他的打扮令人注意之外，在這種大熱天，那樣厚厚的穿著也是特別引人的；反正這活兒就是要吸引人注意。

臉上的粉墨，叫汗水給沖得像一尊逐漸熔化的蠟像。塞在鼻孔的小鬍子，吸滿了汗水，逼得他不得不張著嘴巴呼吸。頭頂上圓筒高帽的羽毛，倒是顯得涼快地飄顫著。他何嘗不想走進走廊避避熱，但是舉在肩上的電影廣告牌，叫他走進不得。新近，身前身後又多掛了兩張廣告牌；前面的是百草茶，後面的是蛔蟲藥。這樣子他走路的姿態就像木偶般地受拘束了。累倒是累多了，能多要到幾個錢，總比不累的好。他一直安慰著自己。

從幹這活兒開始的那一天，他就後悔得急著想另找一樣活兒幹。對這種活兒他愈想愈覺得可笑，如果別人不笑話他，他自己也要笑的；這種精神上的自虐，時時縈繞在腦際，尤其在他覺得受累的時候倒逞強得很。想另換一樣活兒吧。單單這般地想，也有一年多。

近前光晃晃的柏油路面，熱得實在看不到什麼了。稍遠一點的地方的景象，都給蒙在一層黃膽色的空氣的背後，他再也不敢穿望那一層帶有顏色的空氣看遠處。萬一真的如腦子裡那樣晃動著倒下去，那不是都完了嗎？他用意志去和眼前的那一層將置他於死地的色彩掙扎著：他媽的！這簡直就不是人幹的。但是這該怪誰？

「老闆，你的電影院是新開的，不妨試試看。試一個月如果沒有效果，不用給錢算了。海報的廣告總不會比我把上演的消息帶到每一個人的面前好吧？」

「那麼你說的服裝呢？」

（與其說我的話打動了他，倒不如說是我那副可憐相令人同情吧。）

「只要你答應，別的都包在我身上。」

（為這件活兒他媽的！我把生平最興奮的情緒都付給了它。）

「你總算找到工作了。」

（他媽的，阿珠還為這活兒喜極而泣呢。）

「阿珠，小孩子不要打掉了。」

（為這事情哭泣倒是很應該的。阿珠不能不算是一個很堅強的女人吧。我第一次看到她那麼軟弱而號啕地大哭起來。我知道她太高興了。）

想到這裡，坤樹禁不住也掉下淚來。一方面他沒有多餘的手擦拭，一方面他這樣想：管他媽的蛋！誰知道我是流汗或是流淚。經這麼一想，淚似乎受到慫恿，而不斷地滾出來。在這大熱天底下，他的臉肌還可以感到兩行熱熱的淚水簌簌地滑落。不抑制淚水湧出的感受，竟然是這般痛快；他還是頭一次發覺的哪。

「坤樹！你看你！你這像什麼鬼樣子！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你！你怎麼會變成這個模樣來呢？」

（幹這活兒的第二天晚上：阿珠說他白天就來了好幾趟了。那時正在卸裝，他一進門就嚷了起來。）

「大伯仔……」

（早就不該叫他大伯仔了。大伯仔。屁大伯仔哩！）

「你這樣的打扮誰是你的大伯仔！」

「大伯仔聽我說……」

「還有什麼可說的！難道沒有別的活兒幹啦？我就不相信，敢做牛還怕沒有犁拖？我

話給你說在前面，你要現世給我滾到別地方去！不要在這裡污穢人家的地頭。你不聽話到時候不要說這個大伯仔反臉不認人！」

「我一直到處找工作……」

「怎麼？到處找就找到這沒出息的鳥活幹了？！」

「實在沒有辦法，向你借米也借不到……」

「怎麼？那是我應該的？我應該的？我，我也沒有多餘的米，我的米都是零星買的，怎麼？這和你的鳥活何干？你少廢話！你！」

（廢話？誰廢話？真氣人。大伯仔，大伯仔又怎麼樣？娘哩！）

「那你就不要管！不要管不要管——」

（呵呵，逼得我差點發瘋。）

「畜生，好好，你這個畜生！你竟敢忤逆我，你敢忤逆我。從今以後我不是你坤樹的大伯！切斷！」

「切斷就切斷，我有你這樣的大伯仔反而會餓死。」

（應得好，怎麼去想出這樣的話來？他離開時還暴跳地罵了一大堆話。隔日，真不想去幹活兒了。倒不是怕得罪大伯仔，就不知道為什麼灰心得提不起精神來。要不是看到阿珠的眼淚，使我想到我答應她說：「阿珠，小孩子不要打掉了。」的話；還有那兩帖